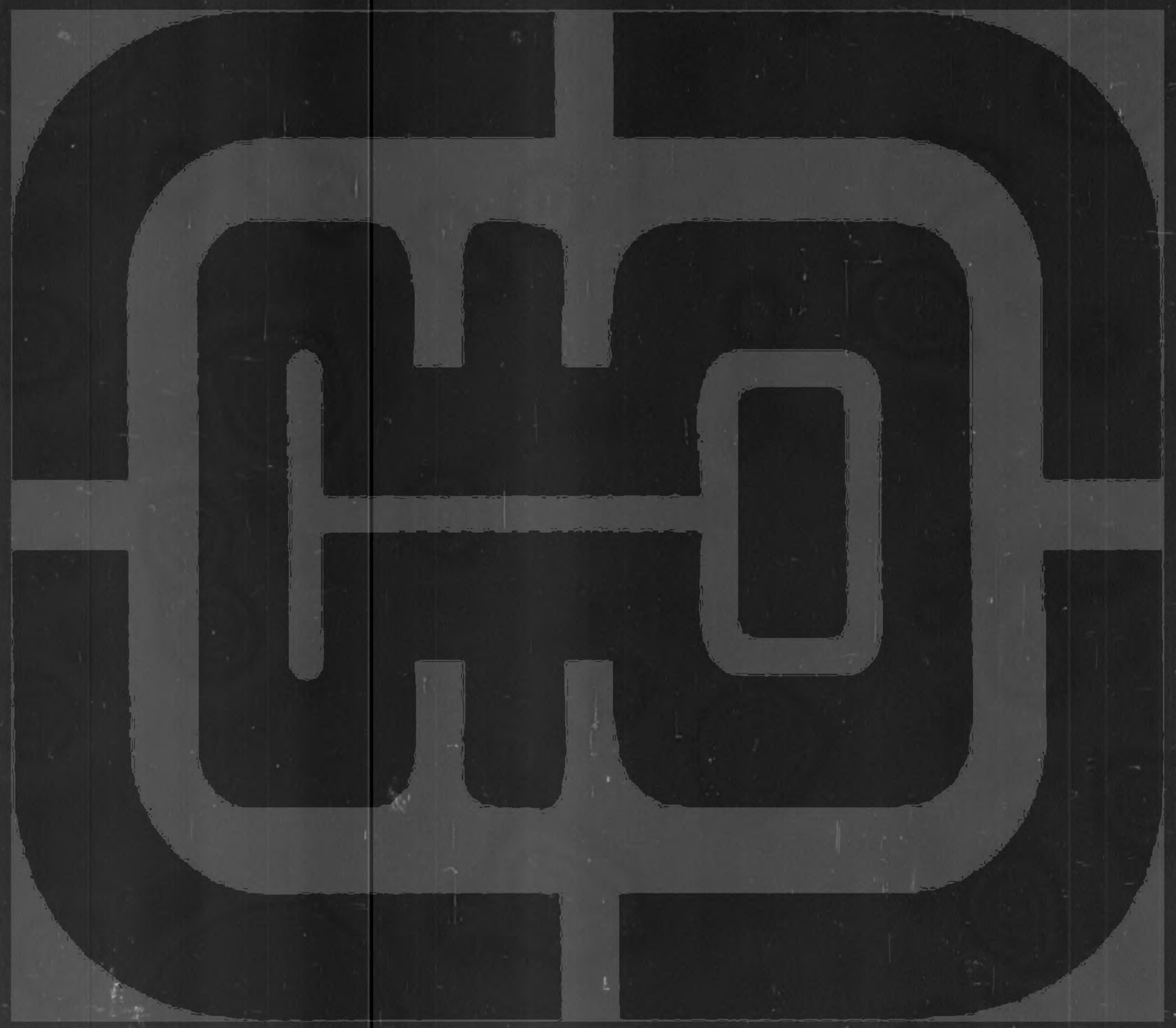


古史談菀卷之二十四

吳郡錢世揚俛孝父纂

神逵部第三

災眚上

夏桀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空谷桀時太山山走石泣今太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者是也見博物志及述異記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漢五行志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寡人出見乳虎伏而

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猶猶食駿驥駿驥食豹豹食駿駿食虎夫駿之狀有似駿馬今君之出必驂駿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所以不動者爲駿馬也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鳳下之今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布蒭于階上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人主堂廟不當生蒭藁平公曰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平公死說苑

宋王偃時有雀生鸇于城隅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愈自信欲

伯乃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伐之民不守乃逃倪侯之館而死見祥不爲祥反爲禍 國策

齊湣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地坼至泉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乎於是弑湣王于鼓里 國策

趙孝成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筮史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左右異色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未幾信馮亭之言取韓上黨有長平之禍 趙世家

趙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未幾秦攻趙以王遷降 趙世家

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訶弦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

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置其璧而去使者奉璧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樂資春秋後傳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强梁閉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吾漿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墳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啟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刋在冢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異苑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義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于沙丘 獨異志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史記

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侯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平巫蠱始起

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鬬江充起

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

武帝迴天臺昭帝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雨飛去

宣帝甘露元年正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皆生毛長二寸所後五年帝崩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鈴中雌鷄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將謂率其羣也）無距（鷄跗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者黃龍元年宣帝崩元帝立王妃將爲皇后故未央殿中雌鷄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兆也元帝初元元年立婕妤爲皇后封其父丞相少史王禁爲平陽侯明年立皇帝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史家雌鷄爲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禁薨子鳳嗣侯元帝崩太

子立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委政后弟王鳳王氏之權自鳳起故于鳳始受爵位時雄鷄有角明示作威專君害上專國從此人妖也

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成帝建始元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水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滅陽竊有官室之應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成帝封侯爲三公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葉相樛結大如彈丸

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獨無髮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杜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顯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自立故處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嘗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

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言美好也張公子謂張放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立爲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者亦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爲鼠食藕下出夜出晝要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illegible]也桐栢衛思[illegible]園所在也[illegible]后終[illegible]之異也[illegible]

皆王莽竊位之象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護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民以水相驚陰盛也小女入宮殿中下人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是時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軍其後卒滅天下而入宮室蓋陳氏之後云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逋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名室中解帷組組所以係帷又垂以爲飾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

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病狂易（狂而易其常）不自知入宮狀是時哀帝即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見象姓名章服甚明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乃飛燕

賊害皇子王氏五侯之兆

成帝鴻嘉二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樂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名曰石鼓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後有鄭躬樊並之亂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牡所以下者以鐵爲之）

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

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鷄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王氏之興崩于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十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槀木稈或橛麻幹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共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橆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杜鄴對曰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闇內與彊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昭昭奈何不

應後王莽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莽之應也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家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

獻帝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

哀帝元壽元年九月孝元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平帝元年二月乙未哀帝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

平帝元始元年朔方廣莫縣女子趙春病死斂棺六日出棺在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後王莽之應

元始元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生而速成能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桓帝建和二年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似羊肺或大如手此梁冀專權之象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永康元年十月壬

戍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三月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自壞

靈帝建寧三年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備具

靈帝光和元年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陽德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覽等呼門吏收縛因忽不見是歲京師馬生人蔡邕以爲張角之兆

二年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中平元年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有雀數萬悲鳴因鬬相殺皆斷頭懸樹枝

靈帝中平元年夏郡國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

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亦化爲鱉與黃母相似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斂棺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後曹公由賤士起 以上皆見前後漢書

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孔明志吞中夏終死渭南諸將分爭頗喪徒旅皆有象也

諸葛亮伐魏屯于渭濱有長星赤而芒角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孔明九月亮卒群帥交惡多相誅殘蜀臨卬有火井漢室將隆則炎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噉而更盛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是年蜀并于魏

魏明帝太和三年大司馬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塚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塚破棺棺中有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

須臾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皆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

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于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入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在隨其所向遠者所過數十里其鄰人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然也

孫休時屯邊守將皆質其子名曰保質童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長四尺年可六七歲眼有光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諸兒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聳身上昇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年而吳平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騰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兒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三日延領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不復還吳亡之象也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鱉入水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有

蕢菜生工人王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

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

目作芝草蕢菜作平慮草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

郎次年亡國

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趙王倫篡位

之象

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

家人咸夢畿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

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劉石亂晉陰盛爲陽

下爲上之應

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蚌及蠬皆化爲鼠甚衆復大

食稻爲災

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武儀有虧

金虎失儀

太康七年十二月巳亥河陰雨赤雪二頃

太康八年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

太康八年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延廣數

里

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傴人槃薄不可屈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

惠帝永康元年帝納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廢后處于金墉城是後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憂逼打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康元年襄陽郡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賈后殺楊太后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元康中吳縣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

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八而氣性成陰昌賤人爲主亦劉石亂天下之妖也盖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無子

元康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十五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復如故或云狸銜聚之屩者賤服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以通王命也敗屩聚于道象黔庶罷病聚爲亂以絕土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

亂荆楚從之兵革歲起

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禁庭尊秘賤人入而門衛不覺宮殿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二帝北遷

卓騎將軍東瀛王司馬騰自幷州還鎮鄴次眞定時久積雪而門前數丈獨消釋騰怪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衰亾之徵也後騰爲汲桑所殺天下遂亂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告曰石來

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後牛又人立而行其年張昌反先畧江夏五州殘亂騁亦族滅

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踝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象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咸寧太康之後男寵甚于女色士大

夫尚之天下相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故男女
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曰此海鳧
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愍懷太子時有桑生于西廂日長丈餘數日而枯後
賈后廢太子及彪爲太孫桑復生于西廂趙王倫廢
太孫乃枯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
採五月汲桑作亂羣寇蠭起清河王覃爲世子所佩
金鈴忽生起如粟康王丞不祥毀棄之後爲太子
不終卒見殺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
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爲胡象是後劉石亂華
永嘉元年吳郡萬祥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
毛尾黃色大如桃
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
洛京尋沒
永嘉五年五月白
者罕
生他物天下大兵未幾帝陷于平陽

懷帝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果有二胡之亂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產竟淪歿

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各分此千年未有之妖也俄而四海分崩

建興五年正月庚午三日並出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後帝永初八年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鷄見分明五日乃止

元帝建武元年豕生八足後有劉隗之變

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天下將分之象也後愍帝蒙塵元帝即位江東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背天下無後時王敦欲爲亂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其後王

敦亂政上下無別之象 元帝

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帝優容王敦含養禍萌也 元帝

太興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蹙如頂口有齒都連爲一胷如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騶字一作疑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假豕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

成帝咸嘉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咸嘉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生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康帝建元二年夏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車晏駕

海西太和中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彄欻有一手間在衆臂之

中修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殺舊傳藏軀令人生離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師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

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聲匈之聲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辟長三丈手長數尺來摸經案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祚自此而衰

吳興長城縣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晉安帝隆安中大鳴有孫靈秀之亂

安帝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蔌藜

義熙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鐘六枚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鐘十二枚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李勢在蜀頻有怪異成都北向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匈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

無月二陰一牝一牡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
源生草高七八尺葉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李漢家春
米米自箕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簞中又跳
出尋滅于桓溫
涪陵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馬氏
婦雄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駒一
頭兩身相著六耳一牡一牝
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時欲誅西河張祚祚廢馬數
千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涼州楊樹生松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松
生于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耶是時張天
錫稱雄于涼州尋而降符堅以上自劉禪建興九年起至此雜見三國志及晉書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飢一飯
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刺史段宄度之爲三
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元凶所害
齊武帝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
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勅原其罪
明帝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
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

間肉都盡禁司以聞勑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東昏永光二年崔慧景舉兵向臺城武帝兄益州刺史蕭懿入援齊孝元即位兩日俱見

永光三年夜天開黃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聲隆隆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雌人呼爲木殃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雲殿誌公太師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

衝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五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之歲至五年帝憂崩

天監中誌公爲詩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矣景自懸弧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感惑朱异之言納景景作亂始自戊辰復有四城北火酬酬帝使周捨封紀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啟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剋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

四月十四日火起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

也

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近赤祥寃氣之應 武帝

普通二年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武帝

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闕者至陵所右獨闕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臣將爲變之應 武帝

後有侯景之亂 武帝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麒麟起舞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 武帝

梁武帝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 是年五月兩月夜見于西方相承如鈎侯景遂反

陳高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後二歲帝崩

陳後主禎明元年六月宮内水殿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船又無故自沉

禎明二年四月戊申有群鼠無數自洲岸入石頭渡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

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數斗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

禎明三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陳末時有一鳥獨足飛上宮城臺上以嘴畫地成文云獨足上高臺盛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國破隋煬帝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也

陳後主時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柰何柰何後主自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飯忽變爲血有血露階至于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牀下捕之不見又採木湘州擬造正寢梳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梳浮于海上及在東宮有一婦人突入唱曰畢

國主

陳後主未敗前蔣山衆鳥鼓翼而鳴曰柰何帝柰何帝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遶城橘樹

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人體狀呼聲遂絕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黨晉王譖太子文帝聽邪言廢無辜用有罪因此而亂

隋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本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曰后妃有顓木什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犬如新生大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晉王毀皇太子之應

開皇十七年大興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于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

行也皇太子當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
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語其一曰
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
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
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
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匿救得全後數年帝崩
歲盡之應
開皇末高祖于宮中埋二小石于地以誌置床之所
未幾變爲玉玉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象大業末盜
皆僭號
仁壽元年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松
不改柯易葉楊柔脆之木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
也文帝廢太子立煬帝竟亡國 文帝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而花葉復生木
再榮國有大喪是歲文帝崩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于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
其年帝崩
煬帝大業元年厩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頭生角長
二寸婦人陰象角兵象也是後陰戎圍帝于厩門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聞犬多去其主群聚于野形變如狼嗷噬行人數年而止臣不下附之象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義寧二年太原獻羖羊無頭而不死 以上見宋齊梁陳隋五行志

北魏高祖延興元年九月臨淮公王讓表有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一頭二身八足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宣武延昌四年七月陽平戊猪生一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世宗正始元年八月河内民席衆家鷄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其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任群小史有朋黨邪佞于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魏興太守常矯家黄雌鷄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兜家鷄雄雌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孝昌二年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

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許蹄

大如七寸甌

北魏高祖二十三年三月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以上見北魏書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身頸分爲二

高宗永徽四年宋州蔡道基舍傍有獸高丈餘頭類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鳥如畜形者有大兵

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小兒連心異體初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胷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 高宗

調露元年長安有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者 高宗

調露元年鳴鵆群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復還北飛至靈夏北悉墮地而死視之皆無首 高宗

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遍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如燎毛

占曰兵起民不安

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流汗霢霂 武后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無首當項如孔如
曰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長壽二年十月萬象神宮樫杉變爲柏象小人居君
子之位武后
中宗神龍元年安國獻兩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
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于殿門外
睿宗先天初洛陽有牛左脇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
以乞焉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
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
十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六肉尾
無毛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巳巳龍池聖德頌石自鳴其
音清遠如鐘磬石鳴近石言也
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列鼎具膳中夜鼎躍出
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折玄宗
天寶十載六月乙亥大同殿前鐘自鳴占曰庶雄爲
亂
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

晦冥失其所在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墳墓自移天下破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上塊鬬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肅宗至德二載昭陵石馬汗出周武克晉州齊石像汗出此其類也杜少陵詩云石馬汗常趨

乾元二年七月乙亥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肅宗

代宗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鳥肉翅狐首四足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

大曆十三年二月太僕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德宗興元元年春亳州眞源縣有李樹植已十四年其長尺有八寸至是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圍如盖九尺餘李國姓也木生枝聳國有寇盜

貞元三年潤州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 德宗

貞元四年正月朔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質明殿階及欄檻三十餘間自壞衛士死者十餘人含元露寢大朝會之所御也正月朔一歲之元王者之事天所以敬之者重矣

貞元四年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木生于下而自上隕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之象

貞元四年二月郊牛生犢六足　京師民家豕生子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

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烏皆羣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又然烏口皆流血

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魚頭皆戴蚯蚓

貞元十二年九月巳亥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丈餘聲如羣鴨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有聲隱隱隆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在陳蔡間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京師雨赤雪

憲宗元和八年西安西市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爲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穆宗長慶二年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爲雉高及城堞長慶三年十二月丁丑成都栗樹結實食之如李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扳之復生

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
河北用兵夜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
急聲緩則軍事緩
文宗太和三年成都李樹生木爪空中不實
太和四年五月巳卯通化南北二門鑰不可開鑰入
如有持之者破其管門乃入
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濶五尺至一丈
厚五寸至一尺文宗亦
武宗會昌二年春代州崞縣羊生二首連頸兩尾二
首上不一也
宣宗太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七
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
爪嘴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有鳥非常來宿于邑
中國有兵人相食
懿宗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
聲曰羅平
咸通五年十月神策軍有浮屠像懿宗嘗跪禮之像
沒地四尺
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雞生肉肉兵象雞小
畜賤類也下體生上之痾

咸通七年荆州民家牛犢五足五年夏渝州江陽有
水牛生驢駒死
武后從姊子宗晉卿家牛生三脚
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圂舞又牝豕多將鄰
家羣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咸通十三年四月晉陽民家有嬰兒兩頭異頸四手
聯足此天下不一之象是歲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
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如初歲餘死
咸通十四年四月并州民產子二頭四手
咸通十四年四月李樹變爲木瓜李國姓也變者國
奪于人之象
咸通十四年七月襄邑獵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
足出于背下于上之象五足者衆也
僖宗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壞器用銜按金置于水次
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
髮
僖宗
廣明元年華岳廟玄宗御禦碑隱隱有聲聞數里浹

旬乃止近石言也 僖宗

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 僖宗

光啟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

而連頸者棲于集津倉廡後數日有羣雉數百來鬬

殺之 僖宗

文明初新豐有馬生駒二首同項各有口鼻甫生而

死 僖宗

昭宗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

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如杯

光化三年冬武德殿前鐘聲忽嘶嘎天復元年九月

聲又變小 以上見唐五行志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于御榻之

上初聞土落于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

于帳頂間遂懼然下床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

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

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于寢閣門內云裏面

莫有人否所以急忙奔起得非官殿神乎他日又游

於大地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舟忽傾側上墮

于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

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友珪弒逆之禍

周太祖廣順初江南伏龜山掘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爲偈大字書于版弔墓之人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冪之是時名士陸墜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具完其徐鉉徐楷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襲位即乘鷄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夜秉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入覲即東鄰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也

南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石記乃詩讖其辭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昇寶位（煜丁酉年生也）走犬出金陵（謂王師圍江也）子建居南極（曹彬列柵城南）安仁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陵驕小女（李建也）騎虎渡河氷（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李後主初即位中使趙希操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

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主何以爲理一人曰聞新主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主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爲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殿御座論者以爲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

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鞵而坐訊之風狂不寤識者云鞵履也李氏將覆于此地而爲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煜同音趙與秦同祖也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爲衣號天水碧未幾爲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之者天水國之姓望也

孟昶賦歛無度射利之家配卒尤甚既乏緡錢惟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札揭于門曰今召主收贖又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即命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生節名也召與趙贖與蜀同音

劉鋹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桶又鋹末年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二月四日擒鋹識者以爲國家以火德王房爲宋分羊未神也雨者王師如時雨也防與房桶與宋同音

王衍乾德五年七月天富倉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 以上五代史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眞無每劇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眞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元祓禊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

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如雷是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仁宗嘉祐中邕中佛寺塑像其手忽震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陷其後又動儂智高屠其城宵州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旣而大火蓋幾邕州之異 冷齋夜話

神宗熙寧元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捲入雲霄中旣而漸近所經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捲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縣

神宗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陸務觀筆記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

後大作每得人聲則出先若裂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怖宣和末寢少而亂遂作 括異志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哲宗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括異志

徽宗崇寧間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有字曰丙午昌期眞人當出上謂丙午是昌盛之時眞仙當降預製詔書以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了無所得乙巳內禪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有北狩之禍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悔其無驗後乃悟丙午是猖獗之期

而女直之人出也 筆談

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

忽漏水溢于外劉炳繆曰正北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于雍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其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以爲不祥禁絶之後金人斡離不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云

徽宗

宣和元年夏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犬大蹲踞肘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生極長于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士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讐云括異志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于家盖女胡犯闕之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于其處看胡兒也亦胡冠之警云墨客揮犀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命訂正

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眞之道未政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曖曖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盛羣于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同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乏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眞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讖可勝嘆哉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以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廬江河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里中猶

有蠻夷之禍況此聲舉城之多邪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于觀下帝從六宮于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藉帝大不悅爲罷一夕之懽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鐵圍山叢談

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婦人着紅背子戴紫羃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速終不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爲見躡切無起妄想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赴東嶽收管不爲汝得見之俄風吹羃墮士人喜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冏然其人絕叫墮地移時始甦密與識者言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福明年果受兵城遂陷獨異志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

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嬪御閣宦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秖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綀髮如雲素頸燦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蝟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

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欽宗靖康元年梨樹生豆筴木香架生蒲桃可食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起籠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童貫轎中木板生雜草斫刻復生

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于囊紙刻于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名高宗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人犯維揚三月

有明受之變

建炎巳酉秋杭州清波門內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園也熈寧八年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

建炎二年杜充爲留守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盈寸明日與金人戰敗績紙白祥也

高宗紹興元年四月庚辰閬州有狂僧衰絰哭于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閬距行都萬里踰月而遺詔至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傴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怪也

紹興二年二月温州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停數日火作寺焚

紹興五年行都雨木與唐貞元陳留雨木同占木生于下而自上隕將有上下易位之象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氷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悟黑

人爲亮云

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興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亦狂咎也是冬高宗崩明年八月王薨

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紹興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興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此木妖也

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庚頭之謠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正月亡得二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宮漏之數

古史談菀卷之二十五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神逵部第三

災眚中

孝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足當處下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十三也北者陰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死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瓦注冠（形側立而下注）以賜大臣又以瓦冠奴冠者尊服奴者賤人作非常之冠以冠奴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又見大白狗二

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五采緻爲之而無尾賀以問郎中令龔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宣帝封爲列侯復有辜死不得置後此犬無尾之效也　賀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龔遂曰熊山獸也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宮室將空也

霍光妻顯將敗時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否巫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數號殿前樹上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霍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霍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未幾難作

東海太守翟義舉兵誅王莽時其兄宣居長安家數有惟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後數月義敗夷三族

後漢盧景初生頂有白毛一叢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反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猗死

李勝爲河南尹廳事前屋棟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旬日遷荆州刺史未之官以曹爽事誅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當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孫亮與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易衣易水其臭如初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復起犬又銜其衣恪遂犬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着縗衣入其閤中詰問之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出行之後廳事屋棟中折遂伏誅

吳戍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屈三日後喜闔門被誅一作鄧嘉

公孫淵將滅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

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啄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張華將被害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封壯武郡桑

化爲栢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族滅之應　衛瓘家亦然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發處上有蠙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于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竅中覆以磨礲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養之皆死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

元帝太興四年灊縣何旭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氂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嗜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殺

晉太元中桓謙家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塯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群部

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中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掘之有觧許大蟻死穴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晉義熙十一年京師大火吳尤甚火防甚峻王弘時爲吳郡晝在廳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災不罪火主

晉義熙中義陽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徃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飛散有衝輝夫簷下便倒地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之後常一二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常與同宿問其故長民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温嶠至牛渚磯水深不測底有音樂之聲世云下多怪物嶠然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着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

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未幾卒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檀越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芊卓討王敦嘗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曰金櫃將離是以悲鳴義陽太守周慮知敦意以敦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害之殷仲文亦照鏡不見其頭尋誅

周筵自歸王敦于姑孰立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墜地餘桁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人功不能然也明年錢鳳謀亂遂族滅筵姑孰尋亦爲墟

桓溫從南州還拜簡文帝陵左右覺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有人荅涓爲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如此意惡之遂遇疾而薨

晉豫州刺史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

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

謝安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失所在是月而薨

阮明泊舟西浦見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去明尋被害

王渝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復還登牀尋而兒綏懷貳伏誅

王綏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流血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高惠清爲太尉主簿有群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瘂疾而亡

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犬聚血俄爲義師所滅

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廳中云有神來降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拆有二犬子皆白一雌一雄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殺

劉寵居湖熟每夜門庭有血數升不知何來後寵爲折衝將軍北征將行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炒亦盡變爲虫火愈猛虫愈壯軍敗爲徐龕所殺

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幅慄逾劇及徙荆州益復怏怏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劉裕斬毅

傅亮爲護軍兄子珍夜忽見北窓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横竪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

宋王仲文爲河南主簿居緱氏縣晚行澤中見白狗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仲文大怖與奴擊之不勝而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知所在月餘仲文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鮑靚爲南海太守嘗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揖良久擒之得一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

檀道濟居青溪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至曉乃

解猶見繩瘡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誅

文帝元嘉四年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乃大驚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元嘉中李道豫家狗卧于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蹴我未幾豫死

元嘉五年秋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覩老嫗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六年三月合門死亡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婁縣有一女夜乘風雨恍忽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應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斌問所以來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付獄其家迎之數日乃得去後二十日斌誅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遥從口入良久沖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司空張仲舒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千庭廣七八分長五

六十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州府多相傳示張暴疾而死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提其頭來坐別床血色淋漓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數有大虫謝遂被誅

謝晦見壁間有赤鬼長三尺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返走人狗隨至舉家避走婢問狗來何爲狗云欲乞食耳于是爲設食食訖兩頭人出婢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後家人死喪殆盡

庾寔妻毛氏于五月五日曝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薦上卧驚怛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夭

新野庾謹毋病兄弟三人悉侍疾白日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須臾床前聞狗聲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于後園瘞之明日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塼頭合埋之遂不復出其母便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閤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新野趙貞園中種葱未經抽拔一日盡縮入地後貞兄弟相次分散

齊州刺史李元讓亡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杜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到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以上見宋史

齊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胷以下臍以上合

王茂以元勳梁武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而病卒

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京口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上日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

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二年
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河東王蕭譽將敗引鏡照不見其頭見長人蓋屋兩
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

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于斗下
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
被繫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于坐中
隆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
壞頃之爲王猛子所殺

王瑩封建城縣公將拜鑄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
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顏延之愛妾死痛惜甚至忽見妾排屏風壓延之延
之懼隧地因病卒

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無所見威以爲
而子首歧死鏡更有聲士何威敗不知所在

左右所汚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於
是始寶藏之後櫃内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

周文育于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
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李廣博涉羣書有才思嘗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疾積年不起廣古今五行志

大業中齊王暕于東都起第新搆寢堂其栿無故而折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後竟得罪于帝

爾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于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着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扳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

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上無蓆大有塵兼有麪米奴掃牀坐兼盡地戲麪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床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北史本傳

齊趙郡王高敭方寢見一人長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敭良久遂失明旦爲太后拉殺之

竇泰將發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自殺

薛延陀將滅有雹食于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欝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後果敗于此山下

如意中濟源路敬淳家水碾柱將壞易之爲薪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

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嗟嘆聲以木桟蜂螫人而去

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

之木忽自投于步外

少陵原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慎矜令浮屠史敬思禳之退朝祼而桎梏于叢棘間如是數旬流血不止

開元宋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胄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峋叢風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歧觸岫雲却念淮陰空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炫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李林甫第東北隅每夜火光起或有如小兒持火出入者

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變爲狗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宅也林甫于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于堂

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李德裕爲新繁令疏鑿東湖夢一叟曰潛形其下幸庇我明府七九之年當相見萬里外後于土中得墓徑數尺投之水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海外果應後托夢于令狐綯曰願公哀之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哉乃白上得以喪還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久切齒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玉之香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厠中常聞寃痛之聲不周歲輔國爲盜所殺初碎辟邪輔國嬖奴幕客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思輔國之禍以錢三千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竟天而去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所宜有也

文宗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始以藥術進化爲蠅者敗死之象也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

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于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敗

唐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荊公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羣牧吏死已久矣荊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荊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于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惟令一親信者在側荊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荊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荊公薨 貴耳集

荊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閽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荊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

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覔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談圃

王禹偁謫守黃州有二虎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鷄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　澠水燕談

元祐四年王闢之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夥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侍制自同鎮蒲俱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孫復語郡官曰夥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　燕談

趙武仲鎮襄陽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遝還寃飲趙怒以爲僚屬置宴畧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鑰甚嚴凝塵滿室識者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日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疑之越月而亂作城池生聚一旦灰燼

張康孫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危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爲備後至揚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携二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

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翟公巽叅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川謁僧伽像見鬚忽湧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朱宋卿知無爲軍忽得匿名書云欲取郡將之首朱大恐每夜集壯兵環宿卧室擊鼓傳漏至達旦一日天明失其所在舉城惶惶相與窮索得於後園酴醾架下昏昏如醉不能言其所以至也後數年卒於海陵

賈似道當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于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于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啟于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死木綿菴此其兆云

賈似道起復之日方拜家廟忽聞內有裂帛聲衆賓愕然密詢左右知家廟棟裂皆遶巡而退

至正丙申二月海鹽趙初心掃墓忽聞如老鶴作聲戞戞不絕乃在一栢樹頂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方止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侄善如死于難

至正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掃覆水盆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 以上各係本傳閒書五行志

吳郡錢世揚脩孝父纂

神達部第三

災眚下

吳王濞未反時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大司馬霍禹及董賢未誅時所居第門俱自壞

吳王濞持有馬生角角在耳前上向左角長三寸右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

兵向上也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

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角兵象老人吳王象年七十七國象也　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乃趙王倫之應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辠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交異類以生害也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其月燕刺王旦謀反伏誅

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餘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謀反自殺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宮永巷中豕出圈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燕王不改卒伏辜

王莽篡位長安有狂女子碧名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王莽三年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

王莽地皇元年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

王莽時未央宮中天雨五銖錢至地悉爲龜

獻帝初童謡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寧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未幾爲王允所殺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從下發端者今二字如此

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

董卓將誅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

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又有謡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後李傕郭汜改葬董卓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問人宮西有小兒曰服留鳥翳使者還白倫倫使更求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閑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永寧初齊王冏倡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

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府大呼
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
冏敗即甲子旬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蘂五六日而萎落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
公驅青牛形色瓌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
湮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遥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視
守經日無所見後玄敗被誅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
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
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武陵王紀將僭號內寢桓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
有六罹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
也
天監十年四月八日誌公于大會中作詩云掘尾狗
子自癸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
汝陰死三湘橫屍一旦無人藏山家小兒果攘臂太
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
治都邑毒害王家初自懸弧來降懸弧即昔之汝南

也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鳥翔于丹書之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兎自前而走俄失所在

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如小龜戰勝則瘤隱起分明如不勝瘤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瘤隱陷肉中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雲中半日乃不見衆驚恠曰幡者事當翻覆也數日而敗

逆胡將亂于中原梁誌公太師有語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有戲坐安祿山於東閱有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安祿山醉化爲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桶中有黃腰獸一

劍一獸見劍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焉池水赤如血赤氣充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蚘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見頃之見于隕肉之旁是時聰納劉殷三女爲后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肉隕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劉曜時太白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曰皇亡皇亡改趙昌井水竭搆五梁旁酉小襄困囂喪嗚呼赤牛奮鞚其盡乎時羣官畢賀中書監劉均曰此國滅之象其可盡乎終如言矣

石季龍僭位太饗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發殿下石視之有棘生焉諸石後爲冉閔滅畧盡閔小字棘奴

石季龍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漳河

石季龍起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水上地震水騰上津所殿觀俯壞

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焉

石季龍在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峽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使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石季龍造大武殿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鼻微出明年季龍死大亂

苻堅將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遣尋求不見人跡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作石池養之後死藏其骨于太廟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其夜廟丞高虜夢龜曰我本出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明晨復去值白兎射之墜石而卒

慕容皝出畋見一父老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明晨元魏平等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吉凶先見孝昌三年十二月中像面有悲

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永安二年三月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部江淮子弟五千盡被浮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觀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于晉陽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造五層塔工畢帝率百寮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怪其異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何怪也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偪奔于長安十月終京師遷鄴

東魏天平元年二月永寧寺浮屠災既而人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于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

北齊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師于路中大叫呼顯祖姓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茹茹主阿那瓌强盛顯祖忌之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

那肱云雖作肱字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盖懸定于窅冥也　又臨漳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政由奸佞上下無體兩頭之應

齊武城河清三年長廣郡廳事梁忽剝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年復然長廣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河清四年三月有物隕于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唇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　一云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左右離叛之象

北齊後主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七寶車無故陷入于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于長安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十二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又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

北周建德元年濮陽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滅

遼道宗皇后蕭氏册立時方出閤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後爲耶律乙辛所譖賜自盡以白練自經年方三十六

金衛紹王二年正月朔日中有流星大如盆其色白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没于滿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　十月中都大悲閣東渠内火自出逾旬乃滅

閣南剎竿下石隙中火自出人近之即滅俄復出如是者復旬日中都火燬民居

衛紹王三年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于拱辰門

荆王守純府内産内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剗去復生者再

元順帝初年荆州分域有鬼夜哭云苦也苦幾時泥立亂守純死青城

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

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
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
府盖古今未聞之異
順帝時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賈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寇
起
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
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
有旨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蘄州人問其姓名詰其
所從來皆懵若無知唯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應之
罪笞之忽不知所在
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
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謡云葦生成旗民皆
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有黍自生成文紅楷黑
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至正十八年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
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
空中有兵戈之聲
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民所持槍忽生火燄抹之
即無搖之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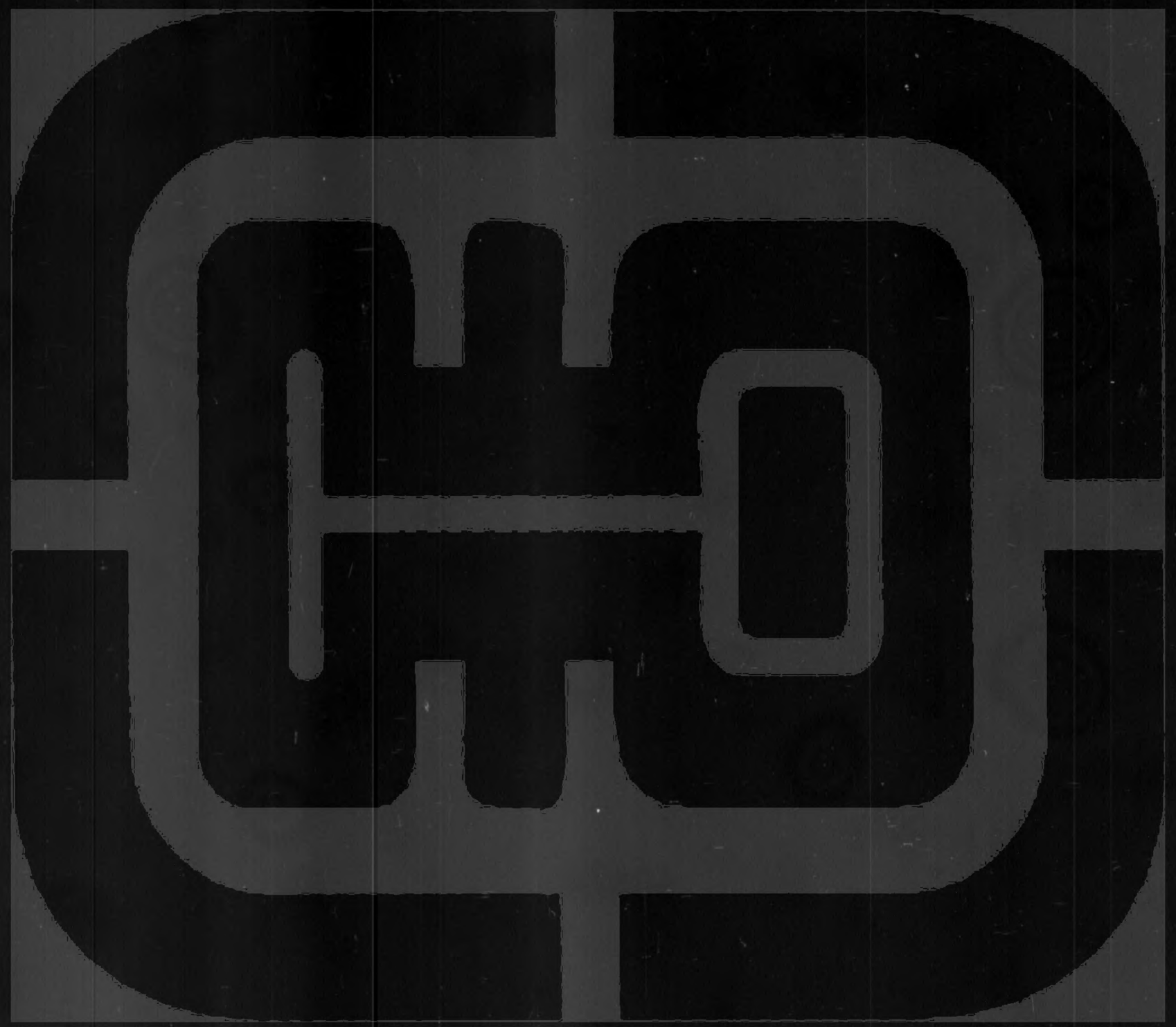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珠旛彌望不絕五日始解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煆鐵初出于爐頂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先是河北童謠云塔兒紅朱衣人作王人公以上皆見黑北人作王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王人公以上皆見

歷代五行志 元多見草木子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亾亘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于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最爾一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邦故非機祥所係齊王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亾日宣帝大象爲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五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

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亨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古今通占鏡云衆曰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出午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鬬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鬬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溫

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于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亾二日並照雖然興亾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後周顯德五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同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于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攻之乃是當時推爲突厥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